

集部

文編卷五十一

明 唐順之 編

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啟 韓愈

愈啟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為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甞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

今雖蒙沙汰為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為故吏為形跡嫌疑改前所為以自踈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駡其妹與妻為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為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為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為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為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

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為大君子為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為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為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説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黤黮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為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

為吏得一事為為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為分司郎官上鄭尚書相公啓 韓愈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感戴戰悚若無所容措然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愈幸甚三得為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故事有當

言未甞敢不言有不便於己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為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籍公牒不敢為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僶俛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鳲鳩平均歌於國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伏惟俯加憐察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

上郭侍郎啟　王安石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顧留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常之寺名備位於兹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觀小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他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悃愊發中臨答怔忪果於得請

賀歐陽樞密啓

蘇洵

伏審光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讙譁朝野響動恭惟國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雖號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兵不可去職為最難任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民政伏自近歲屢更大臣皆由省府而来以答勲勞之舊一歷二府遂超百官既無跂足之求僅若息肩之所自聞此命欣賀實深蓋因物議之所歸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時之傑舉

代所推經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畧至老不衰顧惟平昔起於小官曷嘗須臾忘於當世以為天下之未大治盖自賢者之在風下自今而言夫復何難顧因千載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恩至深為喜宜倍嘗謂未死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於至門仰祈高明俯賜亮察

賀文太尉啟 蘇軾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中外聳

觀兵民交慶盖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度宏
遠故處富貴而若無蔚為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
事恭惟留守太尉道本天合德為人師信及三川之脉
魚威加兩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為重輕始若留侯弱
冠而遇高祖晚同尚父黄髪而亮武王既奉冊書益新
民聽方將威懐北敵係頸長纓約束河公軌流故道然
後入調伊傅之鼎歸躡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可必
軾謫官有限趨侍無縁踴躍之心宣寫難盡

賀韓魏公啟　王安石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羡伏惟某官受天秀氣為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揔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為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為大恥以國本不建為深憂言衆人之所未

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疚
荒迷茲聖以謙冲退託内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
國無危疑人以静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
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
號為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敉寧四
方崛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
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為特美安石久於庇
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

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髙閎非敢忘於舊徳遊聞新命竊仰遐風

賀吕副樞啓　蘇軾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竊以古之為國權在用人徳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望重者無所為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寢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藜藿為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天亦厭於凡才上復思

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囸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兹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烹桑羊而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楊龍圖啟 蘇軾

伏睹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遐邇竦動觀聽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為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為名而不為功歷觀古人之効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饘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

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然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為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為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特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為虚名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顒續書諫

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歐陽少師致仕啟　蘇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為身君臣之恩繫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荷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

堂之舊欲使辭禄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
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
於顔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
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
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兹世不見
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
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
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

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為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致政趙少保啟　王安石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緜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師保之位殿廷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髙年

之樂伏惟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寅亮聖時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後思爾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風未即披承徒深欽仰

賀致政楊侍讀啟 王安石

伏審得謝中樞戒歸下國孔幾致仕議臣雖願其留疎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艳取道阻長鬱感德之可師宜明神之賚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

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必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既耀於將來智略之閎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安石望塵非數見嚚則深竊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何敢忘備位於兹仰高無止

謝相府啟　蘇洵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人退而不知反二者交

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官壯而不仕豈爲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懟蓋人未之知而自衒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効官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爲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復將何爲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於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台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

於上則徇之意以為近於强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以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昨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蓋伏遇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慘百辟德澤所暢威刑所加不陽而煦不寒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俟之望下以解其終身饑寒之憂仰惟此恩孰可為報昔者孟子不願名見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

其所以取之之故葢孟子不為矯孔子為卑苟窮其心則各有説雖自知其不肖常顧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裁擇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内翰啟 蘇軾

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為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綉采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

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奬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内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

家居硃硃無所稱道及来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於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為軾顧長在下風與賔客之末使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

謝應中制科啟　蘇軾

臨軒策士方搜絶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内自顧於無堪凛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兹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奄之於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為無失也

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為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為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己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名命已為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

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考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為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盖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逮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為文不顧於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禄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豪而竝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

微論事迂濶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畧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之益慚此葢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輔吾君以伊周之業為己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為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用芻蕘之説亟収末學以輔大猷然志卑處髙德薄寵厚歴觀前輩由此為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

登州謝兩府啓　蘇軾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

寄忽為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
迹皆秦漢之陳賔出日於麗譙山川炳耀傳夕烽於海
嶠鼓角清閑顧静樂之難名笑妄庸之濫據此蓋伏遇
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
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
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鉛少答非常
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材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啟 蘇軾

起於耳目所未及期年擢置周行遷叅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為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彚而征附馬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

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耻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顧於青黄爨下無心於宫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洊履禁嚴殊非素望此盖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爲著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加虚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寛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

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謝賈朝奉啟蘇軾

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攜孥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酹以隻鷄誰副橋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盍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

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抜薤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亟涕於墓道昔穤今袴尚能鼓舞於民謡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謝王司封啟　王安石

伏念安石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顓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甞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

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為是書文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賙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職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戀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答試館職人啟　蘇軾

伏承射策玉堂方覩筆陣校文天祿遂秀儒林黨友增華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閒暇無事之時賢者

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為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辭令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為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驟貴得士之喜非我敢私軾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辭識匪通儒懼品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為巾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謹詶不宣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 韓愈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皦白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啟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群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

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我國名又附麗也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睹兹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愈再拜

文編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編卷五十二 三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監生臣張若湘

文編卷五十二

明 唐順之 編

帝王世次圖序 歐陽修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

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絶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絶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

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畧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黄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黄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

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

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後序 歐陽修

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與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

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二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

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為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太祖皇帝總叙 曾鞏

蓋唐之敝自天寶以後紀綱寖壞不能自振以至於失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

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當是時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繆亂其所僅存者無幾耳太祖為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為任故勸農桑薄賦歛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敫相屬推其心無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故設通判之員使歛以繩墨憂吏之不良也故數使在位舉其所知患吏或受賕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徙一無所貸原其意葢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之

中也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已逋欠滌煩苛賙乏絕雪寃滯惠農民拔人材申命郡邑反覆不倦或遇水旱輙蔬食請禱欲移災於己其於羣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各盡其分以位貴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子人之周也如此即材可用雖讐不廢不可用雖光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媿及至堅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踰也強僭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乃為

之置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振助之征伐所加必其罪暴者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執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數辱之優假秩禄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得以壽考終自晉既覆滅契丹寖大中國惴畏不敢當太祖拔用材武護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專聽信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有訟進者謂曰進軍政嚴此必犯進法送進使殺之關市租賦諸將

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附鬬者盡力諜者盡情邊臣可誘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廵檢使衆不過三五千人蓋任專則勢便位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能兼用之故能省費息民振新集之衆屈憑陵之敵也蓋太祖篤於孝友有天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心愛人有天下之志包含徧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慎虛心納諫鑒於越蜀以奢侈為戒思天下之重不復遊畋封拜諸子務

自約損不盡循故典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亦不奪也晚喜讀書勸諸將以學曰欲使之知治道也兼覆吏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泣曰師征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秦州已入尚波于之地却而不受錢俶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盟約逡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割其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畜之兵斂置懷服以消其難至於舉賢良崇孝悌緩禮樂明考課雖宇內初輯然庶政

大體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為法民於是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鳥獸草木亦莫不遂前世舊臣備將相處腹心爪牙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壯向如素委質天下廣都通邑兼地千里德懷二三之臣負衆自用令之不從召之不至者尚數十皆東袵來庭代易奔走如水湊下粤蜀吳楚甌閩之君分天下為八九曰帝與王傳子若孫更數十歲者編名屬籍並聚闕下四海之内混齊為一海東之國高麗極

南交趾西戎吐蕃回紇北敵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養通途之屬莫不内附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為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復正葢太祖之於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圖衆以智圖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在於取天下也其在天者歴數在人者羣臣萬民三軍之士不歸周歸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其傳天下也舍子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堯禹受之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

禹其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未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為太祖不世出之主與漢高祖同蓋太祖為人有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二百餘年極敝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下始亂所因之勢既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後常可行漢祖粗定海内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法脫民榜笞死禍定著常刑一本寛大漢祖雖約法三章然肉刑三

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間諸將夷滅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大弱強藩臣遵職漢祖封國過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羣臣莫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及六開寶之初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革契丹自附漢祖折厄白登身僅免禍不及八太祖後宮二百間願歸者復去四

之一漢祖溷於衽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大計以屬天下漢祖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能及其大者如此是自三代以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三代盛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武之後世三四傳昭王不返於楚繇漢以下變故之密蓋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餘澤所被者遠五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之慮接於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維

太祖創始傳後比迹堯舜綱理天下軼於漢祖太平之業施於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蓋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户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年户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户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年户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養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

仁宗御集序 歐陽修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勑都俞吁咈於朝廷之上而天

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為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朽亦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卲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

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為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敘述之曰是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齊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于天地大享于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祫于太廟者皆一而不為勞苦夫遊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飫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閒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

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於近郊曲宴於便坐者廑纔一二而已故敘禋祀享升歌樂章藏於有司薦於郊廟者多矣而登臨遊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幾之暇洎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鐘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閒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於己則天下享其豐此

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位也澤被生民恩加内外寛刑罰息兵革容納諫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内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為宋仁宗噫仁之為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天地而亡極矣永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為仁者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古史序

蘇轍

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為為宗萬物莫能嬰之其於為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不學而成不勉而得其積之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也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自三代之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馳騁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以鄙陋不足以睎聖人

之萬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於禮義而審於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至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秦漢士益以功利為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知臆之儒者流於度數而知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為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

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
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
辨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
信之甚者或採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焚
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議己也焚之畧盡幸
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
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故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
秋及秦漢雜録始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為七本紀十

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録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嗚呼由數千歲之後言數千歲之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者而或又失之此古史之所為作也

張中丞傳後序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閲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

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

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而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它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

城而逆遁茍此不能守雖避之它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

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獨欲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工人

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

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它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顔色不亂陽陽

如平常遠寛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刪正黄庭經序 歐陽修

無仙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為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其道而不得其道不

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内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

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内者於是息慮絶欲錬精氣勤吐納專於内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内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内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黄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説專於養内多竒怪故其傳之

久則易為訛舛令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仙子旣甚好古家多集録古書文字以為翫好之娯有黄庭經石本者乃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歎曰吾欲曉世以無仙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竒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

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孫子後序 歐陽修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皥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皥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

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吕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輙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

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彊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汩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抉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汩而明吾知

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温恭衣冠進趨�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古今家誡序 蘇轍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為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

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為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彊也君之於臣也為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

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必忠且盡而况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録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誠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為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鬬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

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列女傳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註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註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

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録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註十五篇者亦無録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録而亡或無録而在者亦衆矣亦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

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

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内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内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狥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

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

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禮閣新儀目録序 曽鞏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讐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録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旣正其脫繆因

定著從目録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足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敝者勢固然也故

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言

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慼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謂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

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太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

草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亦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濶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其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

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著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內制集序 歐陽修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

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説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誥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方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畀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

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内及宫禁下曁四方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歷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稾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虚名而資笑談之一噱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

外制集序

歐陽修

慶歷三年春丞相吕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鋭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䟽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陜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趨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

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刼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蠧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别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葢欲修法度矣予時雖

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勑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勑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

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篋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為三卷予自直閣下儤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田表聖奏議序　蘇軾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絶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

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常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歴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顧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范貫之奏議後序 曾鞏

尚書户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甞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别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甞虚心采納為之變

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逺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葢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淨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缺失羣臣奉法遵職

海内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
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
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
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
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
也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
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
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

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誌云

徐幹中論目録序　曾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

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

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